

一提起说书人，必定是单田芳、刘兰芳、田连元之类大师级人物跳进脑海。上世纪80年代是评书的黄金时代，收音机播放的不是戏剧就是评书，《三国演义》《隋唐演义》《杨家将》等等，听多了几乎人人都能说上几嘴。走街串巷说书的也大有人在，大家围拢一起听书，有种围炉夜话的美好。而在我心深处，有一位更有分量的说书人，想起她我便忍不住弯了嘴角。

是哪一位如此了得，让我涉过几十年时光之河、经历人生种种、见识过各色人等后，还对斯人念念不忘？说出来可能列位看官不信，这位说书人，是个十三岁的女孩。她叫景岚，比我大两岁，是我初中一年级的室友兼同学。之所以把室友置于同学之前，是因为在我短短一年的寄宿生活里，在我童年时期的倒数第二个年头，是她以夜间说书人的身份，慷慨地赠予我诸多无与伦比的夜晚。

景岚一看就是纯良之人。她眼睛亮晶晶，脸颊肉嘟嘟，皮肤是典型的东亚人的黄，极其细腻，泛着奶油般的动人光泽，头发微微有点卷曲。景岚不笑时，是那种端然的佛像般的正大仙容，一笑，金光洒下，顿时驱散我头顶的阴霾。遇到景岚我三生有幸。那是1984年，庄稼还没收割完，我们小学被那个知名寄宿初中掳走三位，我是最小的一名，确切地说还没有度过儿童期。我想家想得不堪承受，有一天我一度坐到走廊的栏杆上，期待看到我的娘亲如天降神兵前来拯救我，为此还被请了家长。我的父亲倒也没有当着班主任的面给我点颜色瞧瞧，但他也没有马上把我拎走。我继续无心向学，度日如年。

景岚看懂了我。她开始垂怜我。记得是在一个中秋的晚上，同学分的月饼还含在嘴里，我就躺到硬板床上抹起了眼泪。我的床和景岚的床紧紧相挨，隔着泪眼，我看到景岚毛茸茸的脑袋凑过来，一脸普渡众生相，开口婉转：“我给你说《三侠五义》吧。”我那时孤陋寡闻，不知《三侠五义》为何物，但景岚刚开个头，我就如同乘坐下行的过山车，一头跌进去了。她台词清晰，抑扬顿挫，包袱也好，讲到高潮处，就差从被窝里蹦起来舞上一把折扇了。我们好多同学睡在一个大房子里，景岚怕打扰别人，拼命压低声音，但那起起伏伏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，依然有着惊涛骇浪之感。我渐渐闭上了眼睛，快睡着时，仿佛眼前有一只小船被打到浪尖。景岚如地母，每晚说书送我入眠。

就是每晚的《三侠五义》渡了我这个悲情的寄宿生。可惜我还没听够，父亲就在初二开学前给我转学了，之后我就再没有福气聆听神人景岚说书了。更为遗憾的是，当时我沉醉于被景岚深深安慰到，并没有想起问问她是谁学的说书。如今想来，景岚在好端端上学，说书的才艺，不可能像专业学戏的那样特地拜师学艺。她一定是博闻强记，过目成诵，听过或读过之后就能讲述。她就是一个天才。

受到尚且是个孩子的景岚的特别关照，让我在十一岁那年的深海中挣扎沉浮而不至于被淹没。有一次她还悄悄给我晒了被子，这在说书之外的特别福利让我记了半辈子，除了家人，没人为我做过这么细微体贴的事。

现在流行听书，殊不知，我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听过，且是和说书人额头相抵，嘈嘈切切。如今想来，那种孩子对孩子的启蒙和庇护，实属天地间所罕见。现在的小朋友还会这般彼此相待吗？日复刷题到夜半的他们，还有机会交到自带芬芳的好友，可供终生怀想吗？别说小朋友，就是大人，这种对他人的庇佑和悲悯，如今又有几人能够奉出？

写下这段私人记忆，不能说没有揣着一点私心。我想跟迢迢时光里的景岚说，虽然我们两个后来失散了，但无论身在何方，我都会记得那个两颊鼓鼓的我的天才女友。离开那个寄宿学校后，我爱上武侠小说，看遍金庸古龙梁羽生，应该跟景岚赐予我的“青梅煮酒论英雄”的感受分不开。我常想，景岚本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侠女。她的名字就自带侠气，拆开来是：景一山一风，清风徐徐来，山中有佳境，宛若斯人可贵的品格。

而今，天才的景岚、在我心里永远十三岁的景岚，是不是也如我一样过着无比平凡的生活？沧海桑田，老之将至，曾经的小女孩会不会在劳作之余，还能为想要关照的人说一段书？

“手帕运动”

党德信

导)对八路军、新四军抗战和国民革命军各战场以及游击队战斗做了较多报道。身在上海的某工厂(当时只能匿名)女工深为新四军爱国将士的抗战事迹所感动，秘密发起“手帕运动”，筹集义款，汇寄新四军某部，积极参加抗战救国。以下编者按和信函均刊登于1939年5月5日《新华日报》。社会各界和海外华侨对抗日战争捐赠很多，这些女工用自己的辛勤汗水，赚一点钱献给抗日受伤将士，事迹比较典型感人，照录如下：

上海一群女工给新四军将士的信

亲爱的新四军将士们：我们读到关于你们的几篇文章，我们好像看见了你们的一举一动，你们那样热烈紧张的情绪，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你们正为了祖国，为了中华民族，愿意牺牲一切。同时又听到你们那里的经济情形，是非常困难的，特别是在医药方面。我们听到或者看到你们的这消息，我们恨不得立刻想出一个方法来聚集一些钱，帮助你们。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举两得的方法——手帕运动。我们做完了十二小时工，回到家里，大家都拿了手帕做字，我们一边做，一边还说笑话：“我们做的虽然是手帕上的字，但实际上等于做义品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不，宣传品，或棉背心。”我们开着特别快车赶着做，做好了字，拿到厂里去卖，同时还告诉大家买手帕的两个意义，特别是他们听到是援助前线受伤的将士，大家都积极来买。这次卖去手帕一千四百六十四条，共赚五十元一角四分。现在将赚下来的钱寄给你们，请查收。

此致

民族解放的敬礼！

上海某工厂一群女工

我多次到国家图书馆看珍贵的《新华日报》微缩胶卷，对值得纪念留存的内容拍照。近日对这篇报道又拜读数遍。愿与读者分享这段难忘的历史记忆，了解当时普通爱国工人群众如何与前线抗日将士心连心，用不同的方式为消灭日寇、为中华民族解放作出贡献。

船面，顾名思义，船上人风卷残云准时开饭。值吃的面，夜更饭是也。

明明是夜更饭，因何要说是船面？读者有所不知：航行深海的船舶，驾驶也好，轮机也罢，都会昼夜不停连轴转。按国际公约规定，一天24小时每8小时被分成“零点到4点、正午12点到下午4点；凌晨4点到上午8点、下午4点到晚上8点；上午8点到中午12点、晚上8点到子夜零点”六个时段。傍晚5时，四五十号

船面
汪满明

人风卷残云准时开饭。值守从晚8点到半夜12点的驾机人员通常会在下班前用夜更饭，这饭只能是面条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康师傅牛肉面开始流行，但在从七十年代早期到八十年代晚期长达近20年的时间内，船面，是几代国家海员舌尖上的记忆。

做船面有何讲究？“好了，小汪。做船面，炒蛋、炝锅、开水、煮熟，起锅，五个步骤，哪个环节都不能含糊。”1975年上船

自和田市区驾车向南，沿玉龙喀什河溯流而上，往昆仑。于是穿村过街，颇见风物。我挺喜欢这样，择乡道小路自驾，一路徜徉，往往有意外之得。

当下是胡杨季。金胡杨长于沙地，离尘绝世，平时是看不到的。是以每到深秋，便引人出绿洲入沙漠，寻之访之。且胡杨姿态雄奇，成林固然可喜，独木亦粲粲可观。

而白杨则不同。白杨往往因由人栽，必近村居且成林，司空见惯了，也便走过路过不以为意。原本我也如此。直至开车行经一处村落，村口白杨已黄，不是胡杨那种惊世骇俗的金黄，而是黄绿

在和田见白杨

姚渊

相糅，深沉低敛。此时道路干净，空寂无人，枝叶间光影斑驳，只听风吹白杨落叶飒飒，叶子离于枝头，似有不舍，却不过顺其自然，时辰到了，辞别而已。

胡杨高蹈而不朽，白杨则平凡而忧郁。我停下车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，听了一会儿，走了远方昆仑之丘，依稀在望。

乃作诗纪曰——

于阗白杨

五行本取于阗道，取道西天万点金。
凡过桥头烟火巷，必经云影白杨林。
此时叶落离离下，那刻风来飒飒沉。
停得一身人独立，徘徊天地也无心。

七夕会

窗，如此平易近人，拍摄是否易如翻掌？其实也非如此。

持出若干体会，权当芹献。

首先，要善于窗内外的大光比。从室内拍摄窗外，常会遇到外亮内暗的难题，但这并非全然是阻碍。在某些情境下，逆光反而能成为点睛之笔：当光线从窗外涌入，勾勒出物体的轮廓，或形成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剪影，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视觉张力。

其次，巧借窗玻璃上的元素增强形式感。

手机拍窗ABC

谢震霖

窗，是建筑的眼睛，也常被人以花纹、贴纸或雾气点缀。拍摄地标建筑时，若能将这些玻璃上的细节作为前景或陪体，便能为画面注入一层朦胧的叙事感(如图)。

再者，融合窗内外景物，丰富画面层次。当室内外光线相近，不妨尝试将室内陈设与窗外景致一同纳入构图。可以选择写实手法，表现内外空间的和谐共生；也可以利用玻璃

的反光，让室内外的影像交叠、对话。

划个重点：人眼的垂直视阈约120度，以视平线为准，向上59度，向下70度。一旦拿着手机临窗而摄，好比登高能赋，大大扩展视阈维度，可使照片良品率陡增。这就是具象化——窗——的物理支点，为手机拍摄带来事半功倍之效。

摄影

今年11月30日是王元化先生105周年诞辰，想起王老七十寿辰的往事。

王老生于1920年，以虚岁计算，1989年迎来七十华诞。亲朋好友筹划为他举办一场寿宴。征求王老意见，王老本人对生日并不怎么看重，但在张可师母与桂碧清娘娘(随母姓的王老二姐)的一致认可下，最终还是敲定方案，准备举办一场家庭寿宴。王老哲嗣承义兄和侄女淑那时远在海外求学，我参与了筹办。

寿宴以简约

为主，没有选择

酒店，而是在家中操办。王老家中保姆来自安徽，聪明伶俐，做小点心甚合二老胃口，张可师母让我同她去菜市场挑选食材。我们精心挑选了一条肥美的大青鱼，准备烹制上海熏鱼；还买了蹄膀，张可师母出身苏州名门望族，对江南名菜红烧蹄膀情有独钟。师母还特意叮嘱我选买烹饪罗宋汤的食材。罗宋汤是师母的拿手菜，据张可师母的好友、上戏戏剧史教授柏彬阿姨所述，张可师母制作这道罗宋汤需将牛肉、卷心菜、洋葱等炖煮大半夜，最后还须拌入炒熟的面粉以增加浓稠度，如此精心制作，耗时颇多。我还特意前往凯司令，预订王老偏爱的经典栗子蛋糕，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。

生日当天，我八点钟便抵达王老寓所。不久，门铃响起，我开启房门，迎来的是吴兴路大院二楼赫赫有名的戏剧家于伶先生。于老年长王老十三载，那深厚的革命生涯更让人心生敬慕。王老步出书房，于老客气地站起身来，含笑道：“来拜寿。”王老则谦逊地回答：“您是我们的尊长，文化战线的前辈，我实在不足以担当此礼。”两位长者落座，随即聊起家常。

于伶道别不久，门铃再次响起，出现在眼前的是余秋雨和荣广润两位学长，他们是张可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时的得

意门生。余秋雨那时正致力于文学创作，荣广润接任上戏院长。我向王老介绍，广润是我的表兄。张可闻声步出厨房，他们起立致敬，师生热情交谈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片刻，他们起身告辞。

铃声又一次响起，迎面而来的是越剧舞台上耀眼的明珠——范瑞娟。虽然她与王老、张可属于各自领域，但这并未妨碍他们结下深厚的友谊。我迄今记得，每当王老有新著问世，总是签名后让我立刻送往位于长乐路的范瑞娟家。范瑞娟见我上门便知王老又有新书出版，总是满脸喜悦，随即戴上老花眼镜，细致翻阅，并叮嘱我转告王老，她定会认真拜读，汲取其中精华，以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。她曾对我说，她视自己为王老的私淑弟子。我们邀她共进寿宴，她微笑婉拒，留下祝福，优雅离去。

记得那天，李炳淑、马博敏、焦晃、翁思再等戏剧界同仁，也分别向王老拜寿或电话问候。正午，华东师范大学王老博士生团队的萧华荣教授来了。当时华东师大试行博士生正副导师制度，王老为导师，萧华荣为副导师。华荣兄携同抗战时储能中学王老所授的一众学子，为王老祝寿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王老随父亲芳荃先生离开北平清华园辗转流亡至上海，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化名“王少华”在储能中学担任高中国文教师。时光荏苒，如今这些学子已过花甲之年，但在恩师面前，依旧童心未泯，共唱生日歌，品尝师母亲自烹饪的家常美味，共享生日蛋糕，一齐向王老表达诚挚的祝福。

七十寿宴，对王老来说蕴含着特殊的意义。他首次邀请众多挚友知己踏入家门，共襄一场充满温情的家庭盛宴。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庆贺仪式，更是一次心灵与情感的交融。之后每当他回忆起这次寿宴，总是满怀感慨。



应的。远洋是国家涉外三级保密单位，吃喝一律从毗邻友谊商店的外轮供应公司“特供”。就那生鸡蛋，一口气能吃三个。早年不用激素，鸡蛋从没听说过人造；富强粉从来不掺漂白粉，不加漂白剂。此等原生态船面，焉能不叫人垂涎欲滴？

制作船面的技艺虽伴我闯海一生，但我并不轻易示人。家父八十寿辰那年，我把他从老家接来上海，先是美味佳肴加船面，然后才去逛城隍庙，吃小笼包。晚上，父亲在人头攒动的南京路步行街对我说，“满明啊，想来想去，我总觉得今天那个小笼包没有你做的面好吃呢！”2012年晚秋，我在鹏城接到弟弟从老家打来的电话：“父亲的前列腺病加重，怕是快不行了。这几天他整天叨叨着要吃什么船面。”挂断电话，我当即赶往宝安机场。当我把一筷浓香船面喂到他的嘴边时，父亲喃喃地说，“儿子哇，你的船……船……船面真好吃了。”

九十五岁高龄的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安详地睡在我的臂弯里。读者你知道吗？在那船面的炒蛋里，我加了一味秘方：三滴“梦之蓝”。知父莫过儿啊，拥有70年党龄的父亲是一位节俭毕生的饮者。